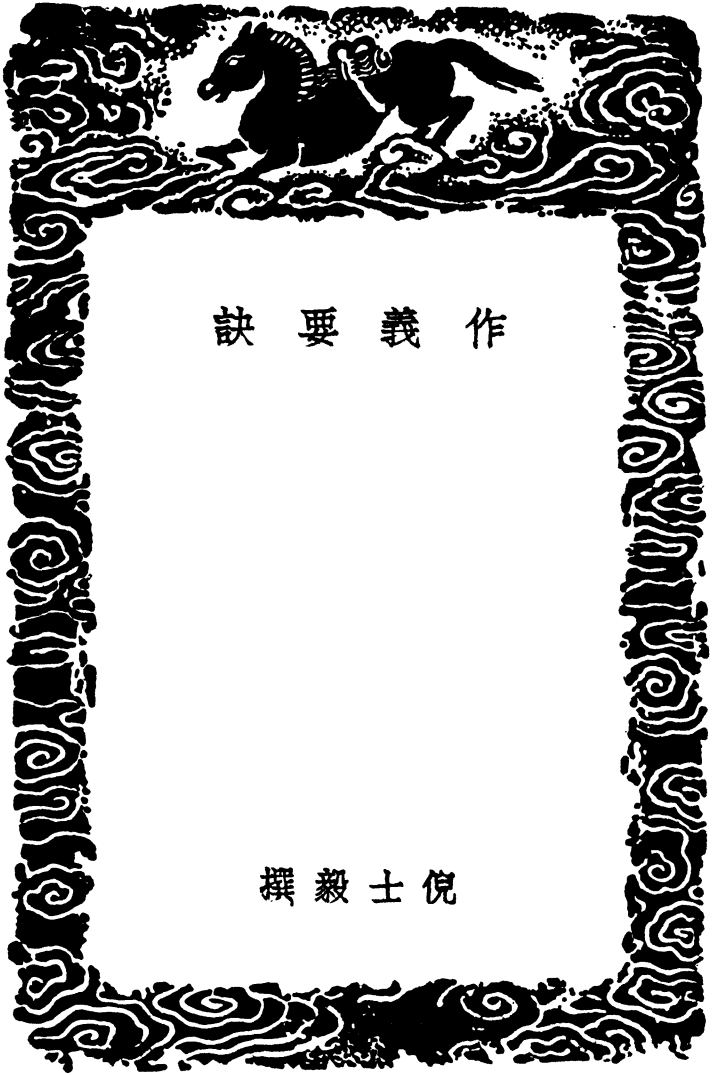
作義要訣
文原
四六金針
初月樓古文緒論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作義要訣

倪士毅撰

本館據十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自序

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試詩賦。（會題詩入韻及律賦。）至神宗朝。王安石爲相。熙甯四年辛亥。議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各專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此經義之始也。宋之盛時。如張公才叔自靖義正今日作經義者所當以爲標準。至宋季。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接題第一接或二三句或四句。下反接。亦有正說而不反說者。）有小講。（小講後有引入題語。有小講上段。上段畢有過段。然後有下段。）有大講。（有上段。有過段。有下段。）有餘意。（亦曰後講。）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宜今日又變更之。今之經義。不拘格律。然亦當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段。愚往年見宏齋曾氏宋季書義說。嘗取其可用於今日者摘錄之。茲又見南憲謝氏、臨川張氏及諸家之說。遂重加編輯。條具於左。以便初學云。

作義要訣

元 倪士毅 輯

宏齋曹氏涇曰.作文各自有體.或簡或詳.或雄健.或穩妥.不可以一律論.蓋文氣隨人資禀清濁厚薄所賦不同.則文辭隨之.然未有無法度而可以言文者.法度者何.有開必有合.有喚必有應.節目條理.皆相發.血脈宜串.精神宜壯.如人一身自首至足.缺一不可.則是一篇之中.逐段、逐節、逐句、逐字.皆不可以不密也.

又曰.文字大槩以純者爲合格.健者爲有氣.合格者中程度.有氣者起人眼目.然今人作文.於二者皆易有病.蓋似純者無氣餒.則率略委靡.又不足以起人眼目.似健者多草野.則夾雜怪僻.又不可以合有司程度.如愚所見.當於規矩之中.用老蒼之體.庶幾合格.則不爲有司所擯.出奇則又非低手可及.必識此意.乃可進步.

又論立說大要曰.主張題目.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然後一見題目.胷中便有稱量.然又須多看他人立意.及自知歷練.則胷中自然開廣.又不要雷同.須將文公四書仔細玩味.及伊洛議論.大槩皆要得知.則不但區處性理題目有斷制.凡是題目皆識輕重.皆區處得理到.若所謂經旨者.亦試言其槩.唐虞題目.須要識得他氣象渾厚處.湯武征伐.須

要見他不得已處。商盤、周誥。須要見忠厚處。如大禹治水之行所無事。太甲之悔過。伊尹一德之告歸。盤庚遷亳之爲民。高宗之有志中興。洛誥之倚重周公。及周公切切告歸之意。君奭之挽留。與夫無逸之本旨。及化商一切事體。皆大勢所重也。則就這上立意。得切者最好。自此以外。亦難盡言。或題目散頭緒多。我須與他提一箇大頭腦。如王會龍省試義提道字串是也。其題目云。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王會龍義起語云。人君爲一尤欲取天下之善而無遺。蓋道無終窮。不在吾身則在古人。不在古人則在天下。君不自聖而益求乎古。臣不恃君之聖而益求乎賢。此所以能致其君之備道也歟。或捉題字做綱目。亦如王會龍之提道字是也。或用經句最切者。如周明之百志惟熙題。以勿忘勿助爲主是也。明之義。愚未之見。如林逢龍大學發解義。以有德必有言爲主。亦是也。其題目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逢龍接題云。有德者必有言。惟德之會於吾君者。試極其精徽。則言之散於天下者。皆稱其廣大。有如德之所在。苟擇焉而不精。則言之所發。必語焉而不詳矣。何以爲大公至正之論。而息夫人之異論也哉。此伊尹之告太甲。蓋欲其以德之一爲言之大也。餘皆不可以盡言。但緊要者。一題須要截得住。須提得緊要處重。其細碎處放輕。不妨有道理。合經旨。又不雷同。又教人一見便曉。如此便是主張。大槩以此立意。以此用工。自當有所見也。

或曰。行文關鍵多則響。常讀熟做熟。則行文自熟。凡做商周題。用唐虞事。則精神壯觀。做唐虞題。用商周事。則不甚好。大凡義不必長。亦不必短。在措辭如何耳。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爲短。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人於怪。晦則讀之使人厭淺。則讀之使人輕。下字惡夫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澁。立意惡夫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皆學者所當知也。又凡做君題、國家題。反處不可太甚。只須輕輕說過。

存庵胡氏初翁曰。開之前輩。凡做唐虞題目。不尙反蓋彼時無此等不好氣象也。

論冒題

或曰。破題爲一篇之綱領。至不可苟。句法以體面爲貴。包括欲其盡。題句多、則融化不見其不足。題字少、則敷演不見其有餘。命意渾涵而不失於迂。用字親切而不病於俗。斯得之矣。接題所以承接破題之意。一篇主意。要盡見於二三句中。尤不可不用工也。

或曰。冒頭如人頭面。著不得十分多肉。肉多則嫌有肥氣。不雅觀也。

原題

宏齋曹氏曰。原題之體。其文當圓。其體當似。論前輩考校。多於題下看人筆端。須是見識高。看文字多。方於此有議論。慷慨之體。中間最不要露圭角。又不要成段對文。只要參差呼喚。圓轉可觀。大抵是喚起之後。便應一應。結一結。然後正一段。反一段。又總繳結。此爲正體。其反說者不必多。比正段宜減大半。又或有於正段後復作一段。或是引事。或是譬喻。如此議論。竟不必作反段亦可也。

講題

愚按舊義必有餘意及考經。（亦曰原經）今日固不拘此。然遇可用處亦宜用之。但不必拘泥耳。宏齋論餘意原經二條。摘錄于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若用亦只數句點綴足矣。不可失於太多也。

宏齋曹氏曰。所謂餘意。乃是本題主意外。尙有未盡之意。則於此發之。須是意新。又不背主意。仍於主意

有情乃可。這箇有數樣。本意所輕者。於此卻微與提起。本題頭緒多者。此處與貫而一之。本意作兩併不相關者。此處與發明之。本意有自本至效者。此又翻轉來言之。若只此本題意。又來說作一片。全無些斡運。則徒勞耳。

又曰。當初所以有原經者。須是說這箇題目。其來歷次第如何。或是誰人做底事。他這事是如何。或是誰人說底話。他這話是如何。要推尋來因究竟。下稍結煞。方謂之原經也。第一要認他先後次序。倫理分曉。及提得箇血脈端正。然後擺布做來。且如大槩稱頌事實之題。當旁引事實來證主意。分輕重呼喚。方引入本題。更自與他照應議論。然後結之。此格甚平正。初無難也。若是告戒題。須要認他先後次序。如太甲上下中三篇。及一德之書。盤庚上中下三篇。周家大誥東征。召誥營洛。多士遷商民。這箇先後之次截然。最要鋪擺仔細。又不但篇目次第。只一段中。亦要分次第。不可截斷。如本題係是在前。則起頭宜作議論一喚。喚動卽就題目說來。便就此解他正意。這回方纔迤邐轉去。尋後面事使去。云不特此爾。後面又作如此說。下稍又是如何。卻於本題後引來擁從而結之。此一體也。如本題係是在後。則當起頭逐一原去。其初是如何。中間又如何。乃引入本題。卻作一小片議論而結之。又一體也。引事不在多。只要精切。或得一句最切。只就此一句發明。全靠善於斡運耳。凡引事甯可眞而少。不可多而雜。最要識此意。要知大槩起頭多是引證。中間便當喚出出處。然後便當解意分曉結之。此又大槩原經之法也。

結題

宏齋曹氏曰。結尾亦要識體格。不但用事證題而已。若本題係有大節目事體。則宜就此究竟到實結裏處結之。此爲議論到底。是一格也。本題用經句主張有來歷者。宜於結尾喚起出處。狀得分曉。此有根據有首尾文字。是一格也。此外又有定格。說唐虞治體。宜以成王對之。說盤庚遷亳事。宜以周家化商事證之。皇極之說。宜以聖門事證之。二典三謨亦然。湯武征伐。宜相照證。周召告歸。可互參攷。三后化商。皆要相串。最宜識此意。其他方可泛引事證耳。又或本題中實有議論未盡。而道理實有當發揮者。又當作一段議論。不必用事亦可也。引事之體。既引狀本題。後又須更換一換以己意慷慨議論。斷制主意。教他響朗。然後結之。此可以見人筆力。宜耐心加工也。

總論

以上亦據所見略言之耳。其詳不可盡也。在乎卽類推之。以心體之。自求其意於外。而得胷中之活法。乃有實工夫耳。要是下筆之時。說得首尾照應。串得針線細密。步步思量主意。句句挑得明緊。教他讀去順溜。又大槩文字全在呼喚。有時數句全在數箇字挑剔得好。須是十倍精神。自此之外。又有一項法度。一篇之中。凡有改段接頭處。當教他轉得全不費力。而又有新體。此雖小節。亦看人手段。如陳懋欽省試會其有極義。自接題、小講、及原題講段、原經結尾。一切轉頭處。並不用尋常套子。如嘗謂、今夫之類。（舊義多用嘗謂二字作原題起語。今夫二字作大講起語。）蓋只教他人不見痕跡。而又自轉換。最妙者。江萬里易義之體。分明是於此處出奇。亦法之可法者也。然亦不甚緊要。因筆漫及之。

文原

宋濂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文原

文原

明　金華宋　濂景濂著

余誨人以文。丈夫負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趙友同義烏劉剛楷之弟柏。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上篇

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燦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理民彝之敍。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托諸詞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饗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皆見之矣。然

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其聲音之抑揚、緩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觶也。苟逾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止乎詞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章。斯所謂秉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烏足以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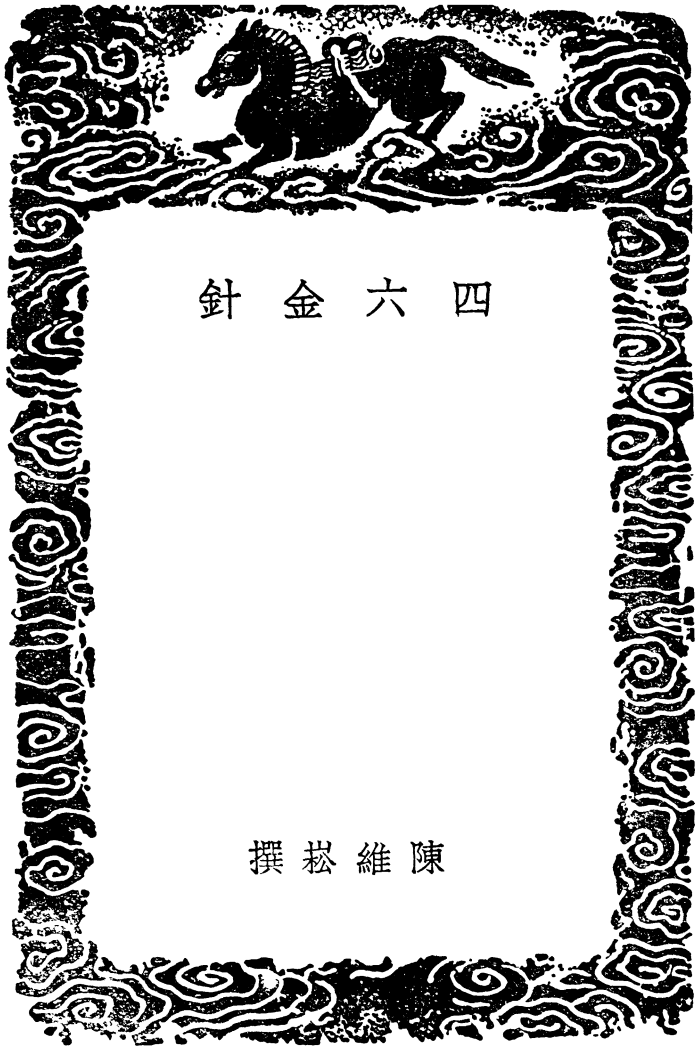
下篇

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也。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原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燊。躔次勿紊。吾文之焰得之。崑崙元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不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

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大道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詐者將以賊夫誠。撱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蠹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眞。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喪其實。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死。心死則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鳶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蠛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也哉。

余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惟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余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固國之通衢。無榛荊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余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佶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糅龐雜。略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

余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遠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余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合遷、孟、韓、歐之文爲一編。命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相與一言之。



四六金針

陳維崧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四六金針

清　宜興陳維崧其年譔

四六之興。其來尚矣。駢詞儷語。六經多有之。至漢乃從典謨誓命而加之潤色。一篇始末。皆以對偶成文。諧協其聲。以便宣讀。俾聽者易曉。斯亦古文之一體也。元陳繹曾言四六之法。其要有四。一曰約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屬辭。務在詞簡而意明。此唐人四六之故規。而蘇子瞻之所取則也。後世益以文華。喜工緻而新奇。於是以用事親切、屬對巧的爲精妙。變而爲法。凡六。曰熟。曰剪。曰截。曰融。曰化。曰串。能者得之。兼古通今。此宋人四六之新規。而王介甫之所取則也。以云四六金針。不外是矣。今參考其說。開具二法於後。而以目體製式格五者附焉。噫。吾於斯道。用力十餘稔。庶有一得。願與二三子共之。尙其勿輕以畀人而可哉。

古

約事

將開說之事。沙汰其枝葉。而約取其本根。則辭旨簡明。讀者不煩而聽者易解也。

分章

將事中節目分開。各爲一段以陳述之。則事意分朗。聽者無雜亂之患。

明意

於各段中發揮其意使之明白洞達無少晦澀則聞者朗然入耳而喻心矣

屬辭

每一段中以一隔聯包括其意前後隨宜以四字六字散聯彌縫其闕所以然者事約則明既以約事分章取之矣意分則朗故又以明意屬辭取之也凡意或有首尾或有主客或有對待混而言之則昏晦分而言之則明朗故四六屬辭之法必分事意爲兩壁而以對偶明之也又一意之中必分主從從者常多而意短主者常少而意長若不爲分以明之則主從混淆而輕重不分矣故少其隔聯以明主意多其散聯以明從意此四六屬辭用四六限段節拘對偶分散隔聯之本意也欲讀者便於聲音故切平仄欲聽者不致迷誤故平易其辭此又四六屬辭所以定粘律明句讀易文辭之本意也但明此旨則四六之作自然合轍矣

今

截剪事意有深長而非片言所可明白者於是作者取古人事意與此相似者點出處數字而以今事串入便爾成聯使人聞之不可盡言之深意朗然可見於言外此四六之妙用也其法凡三一曰熟二曰剪三曰截

熟

用衆所共知之事。則人人耳熟而曉。

剪

兩句出處。各剪出本處屬對字樣。以備采用。

截

以所剪屬對字樣。截取其聲律諧順、語意明白、字樣穩切者而用之。

剪截既定。融以神思。化以筆力。而四六之文成矣。其法凡三。一曰融。二曰化。三曰串。

融

截取所剪字樣。以神思融會之。使與題中本事相合爲一。朗然可見。或析碎本語以融之。或點綴上下以融之。或合取事意融之。或貼以己意融之。皆是也。

化

融會字意既定。而後以助語呼喚字。化爲渾成之語。使古事與今意竝行不悖。昭然明白是也。

串

聯中兩句。既以融化明白。一段數聯。又須融化相串。篇中數段。仍須融化照應。脈絡貫通。語意瀏亮。渾然天成。則式雖四六。文與古文不異矣。

目

臺閣　詔　誥　表

牋牘　露布　檄

通用　朱表　功德疏

青詞　上梁文　寶瓶文

致語

應用　疏　劄

啓

體

唐體　張說　常袞

蘇頲　陸贄　元稹

白居易

右唐體四六不拘粘段中用對偶而段尾多以散語襯貼之猶古意也

宋體

楊大年　歐陽修　王安石

蘇軾　邵澤民　邵公濟

汪藻

右宋體。拘粘段對偶。格律益精。而去古益遠矣。凡唐體四六。文苑英華。最爲詳贍。宋體四六。惟蜀本四六適用集。皆南渡以前精選之文。格律渾厚。辭氣雄雅。無後來雕鐫之弊。餘不足觀也。

製

起

破題

承

解題

中

述德或在作入事

過

自敍或在述德之前

結

述意

右四六製大槩。此其準也。其餘各具於式。變換爲之。或不用解題。或不用自敍。或變自敍而敍他人。此又隨題變換者也。

式

詔

多用散文。亦有四六者。今代四六詔文赦書。多作三段。一破題。二入事。三戒勑。或奬喻。或奬勸。

誥

多用散文。亦多用四六。今代詞頭宣命。多作三段。一破題。二褒奬。三戒勑。或奬喻封贈。則用慰喻。

表

諫表、論事表、請表、陳情表、陳乞表、薦表、皆用散文。賀表、謝表、進表、皆用四六。賀祥瑞表四段。一破題。二解題。三頌聖。四述意。賀正旦、冬至、聖節、登極、册后、建儲等表。皆三段。一破題。二頌聖。三述意。謝官、謝賜、雜謝表。皆四段。一破題。二自述。三頌聖。或頌聖後自述。四述意。進書表。一破題。二解題。或自述。三頌聖。四述意。進貢物表。一破題。二頌聖。三入事。或先入事。四述意。

牋

諫牋、論事牋、皆散文。賀牋皆三段。進書、進物牋。皆四段。大略如表。而字樣不同。於皇太子用之。

露布

出師勝捷播告之文。一冒頭。二頌聖。三聲罪。四敍事。五宣威。六慰諭。出師諭衆之文。一冒頭。二聲罪。三頌聖。四論理。五宣慰。六招慰。

青詞

方士懺過之辭。一籲天。二懺過。三祈禱。

朱表

方士告天之辭。一籲天。二破題。三述意。

功德疏

釋氏禱佛之辭。一破題。二自述。三祈禱。

致語

樂工開白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詩。

上梁文

匠人上梁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抛梁東西南北上下詩句各三句。

寶瓶文

圬者鏝棟脊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詩。

啓

人問通問之辭．謝啓、一破題．二自敍．三頌德．四述意．通啓、一破題．二頌德．三自敍．四述意．陳獻啓、一破題．二入事．三頌德．四述意．定婚啓、一合姓．二入事．三述意．聘婚啓、一破題．二入事．三述意．賀啓、一破題．二入事．三頌德．或從入事．四述意．小賀啓、一破題．二頌德．三述意．

疏

請疏、一破題．二頌德．三述意．勸緣疏、一破題．二入事．三述意．

格

上渾成格

辭意明白．渾然天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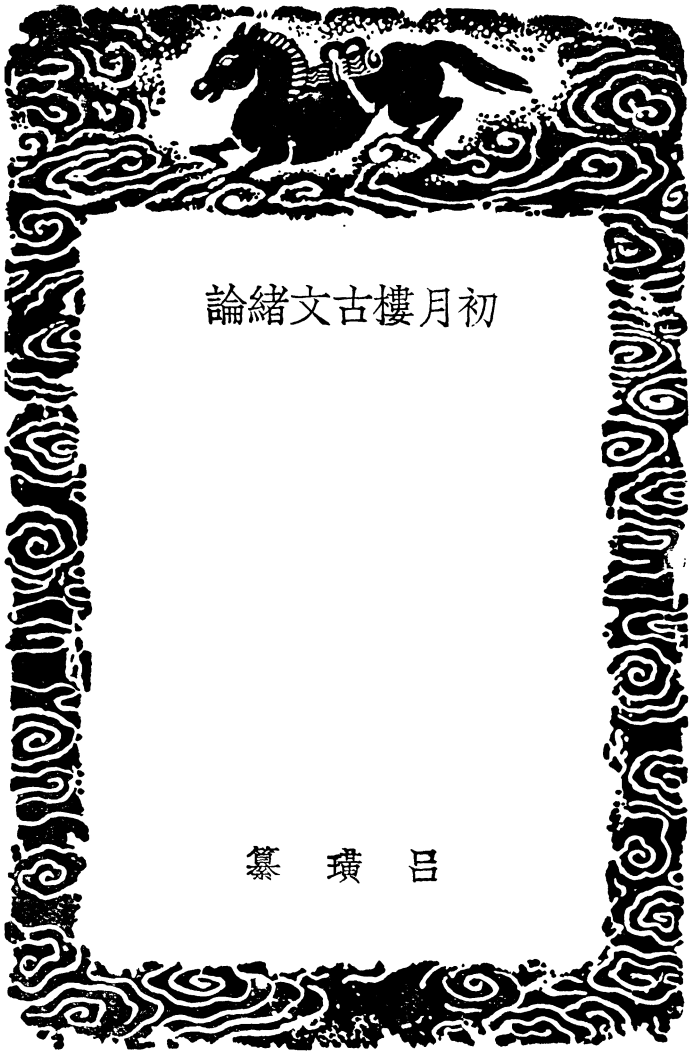
中精嚴格

法律精嚴．妙入規矩．

下巧密格

用事巧中．無少疏漏．

凡四六諸格．變化無方．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尤切者．則在此三格而已．



初月樓古文緒論

呂璜纂

本館據別下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初月樓古文緒論

清　桂林呂璜纂

道光戊子。吳仲倫先生館於鄞。十二月將返宜興。過杭而璜適留焉。住叢桂山房。凡二十餘日。所親承口講指畫。恐其久而忘也。條記之如左。

作文立志要高。北宋大家雖不可以不學。然志僅及此。則成就必小矣。史漢及唐人須常在意中也。

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國初如汪堯峯文。非同時諸家所及。然詩話尺牘氣尚未去淨。至方望谿乃盡淨耳。詩賦字雖不可有。但當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惟六朝綺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說新語等太雋者。則近乎小說矣。公牘字句。亦不可闌入者。此等處辨之須細須審。

文章自當從艱難入手。却不可有艱澀之態。

作文豈可廢雕琢。但須是清雕琢耳。功夫成就之後。信筆寫出。無一字一句喫力。却無一字一句率易。清氣澄澈中。自然古雅。有風神。乃是一家數也。

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到純熟後。縱筆所如。無非法者。

昌黎謂聲之長短高下皆宜。須善會之。有作一句不甚分明。必三兩句乃明而古雅者。亦有鍊數句爲一

句乃覺簡古者總之不可不疎。

古文詞類纂其啓發後人全在圈點有連圈多而題下只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須從此領其妙處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則於文思過半矣。

淡非淺薄之謂淺薄則人人能之正爲文所當戒者也。

文章之道剛柔相濟史記及韓文其兩三句一頓似斷不斷之處極多要有灝氣潛行雖陡峻亦寓綿邈且自然恰好所以爲風神絕世也。

唐人以五律爲四十賢人不可有一字帶屠沽氣古文亦然通篇容不得一字屠沽然而知此者鮮矣能辨其是否屠沽亦不易矣眞作家所以少也。

不受八家牢籠安得有此才分但於八家範圍中有所以表異之處如姚惜抱所云尋求昌黎未竟之緒而引申之則途轍自正各就其才而可幾於成。

戚鶴泉謂古文不可有古文氣其說非也前明多誤於此論故自震川而外鮮有成就者。

姚子壽謂文忌爽亦非也孟子乃文章之最爽者史記、戰國策亦然西漢初年文章之高猶有周秦氣亦正以其爽耳武帝以後則文有爲作矣。

文章不可不放膽做。

作文遇好題目自易動人然此乃偶然湊手非己所能主張惟有相題行文還他質而不俚是能自主者亦不必刻意求奇往往通篇只可單點却是好文章便可入集若無可寄慨而必要感慨無可援引而必要援引反支離矣（只可單點却是好文章讀姚惜抱文能知之厚齋陳增注）

不得已應酬之作則入集時必去之如震川集中壽文已有可以不存者公牘而入於書中亦少揀擇小簡則尤不必入集也（應酬之作難得佳文厚齋）

上等之資從韓入中資從柳王二家入庶幾文品可以峻文筆可以古人皆喜學歐蘇以其易肖且免艱澀耳然此兩家當於學成後隨筆寫出無不古雅乃參之以博其趣庶不流於率易

孟子文章無美不備

老列莊三子老雖道其所道而最精深莊子亦超妙列子較淺恐是周秦閒人采一時小說而稗販老莊之旨以爲之其同于莊處亦似從莊剽剝者

莊子文章最靈脫而最妙於宕讀之最有音節（姚惜抱評昌黎答李翊書以爲善學莊子此意須會能學莊子則出筆甚自在）

荀子文少變化其精者已爲禮記所采矣

諸子中老子似經其旨與吾儒異無害也荀子說理較醇而文筆近於平淮南排句亦多却有精采莫超於莊子莫峭刻於韓非子矣孫武子亦先秦之文非漢人所及列子義蘊稍淺亦先秦之文也

史記、兩漢、三國、五代史、皆事與文幷美者、其餘諸史、備稽考而已、文章不足觀也、

史記如海、無所不包、亦無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於此書者、正須極意探討、韓文擬之如江河耳、

古來善用疎、莫如史記、後之善學者、莫如昌黎、看韓文濃郁處、皆能疎、柳州則有不能疎者、

史記未嘗不罵世、却無一字纖刻、柳文如宋清傳、蝜蝂傳等篇、未免小說氣、故姚惜抱於諸傳中、只選郭橐駝一篇也、所謂小說氣、不專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纖太刻、則亦近小說、看昌黎毛穎傳、直是大文章、

史記諸表序、筆筆有唱歎、筆筆是豎的、歐陽文有一唱三歎者、多是橫闊的、

范蔚宗自謂體大思精而無事外遠致、誠哉是言、事外遠致、史記處處有之、能繼之者、五代史也、震川文也、

史記於左傳長篇、只用一二語敍過、正是其妙處、須知質而不俚、只是敍此等、如道家常、所以高耳、

漢文近於平、如劉子政、則較之董江都爲不平矣、

班孟堅學劉子政、而文不同、後漢書之筆太縟、當下班書兩等、

三國志得龍門之簡、以史法論、勝於後漢書、裴松之補注、有近於小說而亦收之者、須知此等書、亦陳承祚所見而不采取、所以爲簡要也、

李習之謂昌黎文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此是何等音節、昌黎品第、當在班孟堅之上、

柳州碑誌中其少作尙沿六朝餘習多東漢字句而風骨未超此不可學貶謫後之文則篇篇古雅而短篇尤妙蓋得力於檀弓左國最深平淮西雅與昌黎平淮西碑亦相埒

古人文章似不經意而未落筆之先必經營慘淡如永叔與尹師魯書直似道家常若不先有一番琢鍊何以能如此古雅

老泉嘉祐集存文不多却篇篇可傳

蘇長公晚年之作有隨筆寫出不待安排而自然超妙者非天資高絕不能學之其少年之作滔滔數千言才氣眞不可及然精義究不能多若賈長沙之長篇則事理本多所以不可刪節長公文只論一事而波瀾層出故閒有可節處

古來博洽而不爲積書所累者莫如王介甫渠作文直不屑用前人一字此所以高其創盡膚庸一氣轉摺處最當玩

潁濱在八家中自覺稍弱然自渠以後至震川未出以前無此作也

歐之大碑版不善學之易于平易于散

八家之外李習之尙可參其氣息自好也孫可之則有暴氣亦未能自然究非正宗看王介甫便高過之遠甚姚牧菴力掃南宋而學韓尙太喫力

虞道園筆太游衍較之宋潛谿稍淨而文品不甚相懸王遵巖文少靈氣然自正派虞道園正與之相伯

仲耳明七子文句句欲古峭而不知運以灝氣往往至于不可讀乃荆棘叢也

歸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謂其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却自風韻疎淡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不可不知此旨如張鱸江所賞諸篇不過歐曾勝處而已有寥寥短章而逼眞史記者乃其最高淡之處也

汪堯峯文氣息好在國初諸老中自屬第一但少嚴峻遒拔如游池沼湖江而不見壁岸未能與北宋名家抗行

朱竹垞頗能擺落浙派敍事文較議論爲優但少風韻耳姜湛園則更漫衍

黃梨洲氣岸自闊而文中乃多不揀擇之語法亦尚疎邱邦士文有質味同時諸子罕有能似其質者

侯朝宗天資雅近大蘇惜其文不講法度且多唐人小說氣

魏叔子文之大病痛在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氣硬斷硬接議論文尤多此種邵青門亦有此病而又甚之

本朝時文如李榕村入理深而氣格亦高至古文便全不合法如儲同人及畫山諸公皆時文勝古文者王罕皆古文亦不唐不宋不六朝不似古人方朴山亦然前明人古文又是一種讀一篇了不知其命意所在如唐荆川茅鹿門時文之高幾足與古人同其品第作古文則語不揀擇而法亦不合

方望谿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妙遠之趣如人家房屋門廳院落廂廚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別業若園亭池沼尤不可得也

劉海峯文最講音節有絕好之篇其摹諸子而有痕迹者非上乘也

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海峯而好學不倦遠出海峯之上故當代罕有倫比揀擇之功雖上繼望谿而迂迴蕩漾餘味曲包又望谿之所無也敍事文惲子居亦能簡然不如惜抱之韻矣（惜抱之文以韻勝自是公論厚齋）

張皐文惜不永年故摹古之痕尚不盡化然淳雅無有能及之者早年雖講漢學而仍不薄程朱所以入理深也

惲子居文多縱橫氣又多徑直說下處不善學之便易矜心作意而氣不和其續集氣息較好筆力又不逮前集矣惟作銘詞古質不可及文章說理不盡醇故易見鋒鍔子居自命似欲獨開生面然老泉已有此種不可謂遂能出八家範圍也但不可謂其學老泉耳老泉文變化離合處非子居所能

朱梅厓文境文體與方望谿不相入學韓而專學其詰曲處此非善學也昌黎本文從字順妙極自然今人無其根柢乃只見怪怪奇奇耳然梅厓集中書一體最佳有可傳者

王惕甫文有不講法度者只不肯淡便是其病從選學入然於選亦不甚深也

秦小峴文未脫詩話氣條達之篇則有之

袁簡齋文不如其小說然小說亦不到古人佳處

張皋文雖少蒼古然取道甚正王惕甫不及也

魯賓之文清而能瘦其氣亦疎可以卓然有成者惜不永年惕甫評其文云皮殼未去此言不確如惕甫

之文。乃正嫌其皮殼多而無骨耳。賓之文亦遠出惕甫上。

右若干條。皆先生就璜所問而答者。璜退以片紙書之。先生別去。乃稍比次而書於册。他日以告先生。先生曰。此不可以示人也。凡論人論事。必本末具乃可。筆於書而無遺議。此等或舍大而專言其細。或舉偏而不見其全。不量予者。將以爲口實焉。璜不敢忘而並識於此。

粵西呂月滄郡丞嗜古文辭。嘗師事仲倫先生而得其旨。以親炙緒論。手纂成編。增雅慕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論文。而不獲一見先生。因錄而藏之行篋。時尋繹焉。丁酉春。增客海昌。晤先生於學博錢君警石之齋。相見歡然。因出所藏以質之。先生曰。月滄可謂好學也已。遂加校正。以貽警石。會州人蔣茂才有叢書之刻。願附梓以廣其傳。俾後之覽者。知先生師古之心。與月滄師先生師古之心。幷警石愛先生及月滄所以師古人文者。亟以示後之學爲古人文者之心。一如先生愛月滄之心。蔣君之意。蓋可以忽乎哉。山陰陳增跋。

仲倫先生初月樓文稿。於古人法度無不合。而其深造獨得。實未嘗有所依傍也。然先生論文必曰。吾嘗得之張編修、姚刑部云。然其不忘師友之言蓋如此。桂林呂月滄郡丞、篤嗜古文辭。迨見先生而體格一變。今從山陰陳君厚齋得郡丞所錄先生緒論。蓋師先生之文以爲文。卽師先生不忘師友之心以爲心也。蔣生沐茂才方刻叢書。願以此卷傳示學者。先生尙有文評三種。他日當錄副墨以贈生沐。俾學者知從入之途。不可不愼。且知先生論文宗旨。與古人無不合。而其言則深造獨得之言。豈嘗襲古人之所已言哉。道光丁酉首夏。嘉禾甘泉鄉人錢泰吉跋。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二集

初編

種三他其及訣要義作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曬天潘同會）

G一七一三上

壽殷